

龙人丛书

钟九闹漕

文懷沙題

LONGRENCONGSH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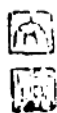
邱春林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鍾九鬧漕

文懷沙題



邱春林 著

中國文联出版社

内容简介

在中国历史上，清王朝是由于节节腐败直至消亡的。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其腐败行为自上而下愈演愈烈，无不令人发指。由此，人民反抗清王朝的斗争也更加激烈，农民起义军更是风起云涌。其中鄂南崇阳县农民秀才钟人杰聚众起义，就是十分典型的一例。

长篇历史小说《钟九闹漕》，深刻地揭露了清王朝的黑暗和官吏的凶残，描述了清朝道光年间发生在湖北崇阳农民抗粮案的产生和斗争经历以及官逼民反的现实，真实地、历史地刻画了这一次农民运动由抗粮到武装起义的全部发展过程。这个由告状到请愿到冲杀官府的斗争历程，真正再现了中国农民起义的基本规律。整部小说写出了农民领袖钟人杰揭杆起义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也道出了当时的农民武装力量比起整个统治阶级来，又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性，致使起义最终注定失败，但它给后代却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影响。

小说不仅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而且又突出表明了文学创作的艺术性。作者对起义的民族英雄倍加歌颂，树立了农民领袖的光辉形象；对清朝的腐败官吏深恶痛绝，描述了各层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对民间的忠良贤杰浓彩重墨，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特色人物。整部小说采取章节合一的表现形式，颇具创新格调。况且内容丰厚，故事感人，文字通畅洗炼，篇幅求精不求长，使读者能在欣赏历史题材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某些启迪和教益。

目 录

第一章	新县令赴任接印 钟秀才路打不平·····	(1)
第二章	官倒施计逼民索粮 衙门击鼓钟九告状·····	(8)
第三章	动国库官商勾结偷运米 把城门县丞夜巡遭暗害 ·····	(15)
第四章	暗栽赃赖五酒后中计 明报案蓉蓉堂前认亲 ·····	(24)
第五章	施小姐码头击盗贼 蔡相公家中晤同窗 ·····	(36)
第六章	汪书吏解疑执令探监 牛匪头抢人蒙面入狱 ·····	(43)
第七章	茵茵林中设阵识英杰 钟九城边追兵解疑团 ·····	(52)
第八章	加国课众乡民联名上告 讨公道金太和挺身而出 ·····	(62)
第九章	钟九探母茵茵惠恩 鲍公抢渡季红遭辱 ·····	(68)
第十章	捕头升官莫名其妙 州府受案变化多端 ·····	(79)
第十一章	巧抄袭蔡得勋京城登榜 妙周旋汪敦高衙内受监 ·····	(91)
第十二章	江夏府金太和对簿公堂 崇阳县漕运使调粮赈灾 ·····	(104)
第十三章	蔡道员少年得志 钟秀才斩断仕途 ·····	(115)

第十四章	粮库装运以沙代米 巡道查验过海瞒天·····	(123)
第十五章	说真话书吏遭谋害 报实情学友被捉拿·····	(132)
第十六章	人匪洞钟人杰大显身手 堵溃口鲍老大不幸殉身 ·····	(140)
第十七章	钟九被抓狱中谋反 瑞山内应策划起义·····	(150)
第十八章	施院内好色之徒受嘉奖 府衙里深冤之叟判极刑 ·····	(157)
第十九章	恩人坟前忠贤毁面容 崇阳街头乞丐救良女 ·····	(163)
第二十章	伤天害地逼民造反 精忠贤良奋力暴动·····	(170)
第二十一章	大普挂伤匪洞求救 钟九举旗南鄂立都·····	(179)
第二十二章	钟勤王出帅四面攻打消灭余辜 蔡知府发兵一代贤 杰英勇就义·····	(186)
后记	·····	(197)
附一	一部震撼人心的历史悲剧 ——评邱春林长篇历史小说《钟九闹漕》··· 王自力	(200)
附二	邱春林文学、理论创作年记·····	(204)

1841年，湖北崇阳人钟人杰聚众数千人起义，自号钟勤王，并竖都督大元帅红旗……

——题记：摘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

第一章 新县令赴任接印 钟秀才路打不平

1

清朝道光年间的一个春天。

地处湖北南部的崇阳县城郊河道上，一艘官船徐徐开动，船的中部象一座放大的轿子，周围布置得花枝招展，在中舱部位的一张八仙桌旁，对座着两位风风光光的官人，旁边几个窈窕淑女不时倒茶递绢。

坐在上位太师椅上的是一位四十开外的中年人，头戴七品顶子，身着红绸官袍，手执一把香扇时开时合。他一面与侍女不时玩笑，一面与坐在对面下位上约比他年轻十来岁的官人聊侃。这两位官人分别是新任崇阳县县令施启钊和主簿施启仲。主簿是县令大人的嫡亲堂弟。

提到这堂兄弟做官，真是可笑又可鄙。原来是开年以前，前任崇阳县令因目无王法、讹诈百姓钱粮，被本县一位金氏农民告发，经当时湖广总督林则徐下旨斩首。待林则徐调往广东禁烟后，江夏财主施启钊与落第秀才、堂弟施启仲用黄金买通了知

府，持有“施启钊任崇阳县县令”的官诰而来赴任。受任时，知府大人还与新任县令有一段精彩而滑稽的对话：

“崇阳县县令施启钊！”

“卑职在。”

“到贵县就职，务必勤政爱民，忠君为国，千万勿辜余意。”

“知府大人训示，卑职铭记在心。”

2

崇阳县城外接官亭热闹非凡。众县吏都在亭前翘首以盼。河畔一排杨柳随风摇曳，好象为迎接新县令增添了景致和气氛。

忽然一只老鸦在一株枯树上哇哇叫响，随着河边一衙役跑过来禀报。一位风流倜傥、年过半百的老县丞听到禀报后，知道是新县令的官船抵岸，却显得十分庄重，不慌不忙地率众县吏下石级迎接。

官船上，施氏兄弟迈着八字步走出船舱，老县丞施礼相见。彼此一番客套后，众县吏送施县令来到一座官轿边。

在众衙役鸣锣开道时，小路上有一乡民背着篾货进城，一条黄狗尾随其后。

突然大风骤起，飞沙走石。正要进官轿的施启钊头上的顶子被风掀落，众衙役一时惊慌失措。

那乡民身后的黄狗蓦地窜了出来，一口衔住在地上打滚的顶戴花翎便跑。

县巡捕房的捕头王大普是位满脸长疙瘩、眉毛象扫帚的凶汉，也是城乡人见人畏的刽子手。可他此时却象条哈巴狗，为了讨新县令的好，不顾一切地追赶黄犬，却怎么也追不着。

黄犬的主人见状连忙吆喝，黄犬乖乖地来到乡民跟前。那乡民从狗嘴里取过顶戴交给王捕头，不料反被他一把抓住，硬拖到

施县令跟前逼其认罪，并要杖责四十大板。

顿时，一位年轻英俊的青年从围观的人群中走出来，一对圆乎乎的大眼炯炯有神，眉宇间充满着机智和勇敢，他径直走到新县令跟前：“请问大人，此农夫身犯何罪？”

“你是何方人氏，胆敢责问本官？”

“廩生钟人杰，又名钟九是也。”

“不过是小小秀才，岂敢管本官之事？”

“事关朝廷法度，小生非问不可。大人乃新任七品命官，应当依法处事，哪能视百姓为畜牲，随心所欲乱用刑法的呢？”

王捕头听到此话，忙过来辩护说：“钟九，你是本县秀才，该明白施大人今日新官上任，得图个吉利。”他又指着那位乡民说：“你道这个刁民是谁？他就是曾为粮案告倒过王县令的金太和。如今他赦罪回乡，理应蹈规守矩，怎么还敢使唤家犬来羞辱新任县令呢？打他几十大板，罪有应得，有何冤屈？”

钟人杰一听说是金太和，打心眼地钦佩，便更是恼怒地问：“王捕头，照你如此说来，莫非金氏过去告倒官衙告错了？莫非今日是他叫家犬从施大人头上叼走了顶戴？”

“当然不是，是风……”

“既然施大人的顶戴系天风刮落，与黎民百姓有何相干？又何必为一畜牲之举来难为无辜百姓呢？”

施县令顿时气极，满腹怒火，又无言以对。

王捕头恼羞成怒，正要无理三扁担对钟人杰发作，老县丞忙过来挡了架。他向钟人杰瞪眼说：“后生休得无礼！”又对施县令小声说：“金氏纵有过错，大人为民父母，不必在怀。今日吉期，无须权计这顿杖责，以免耽误了大人接印良辰。”

施启钊顺梯子下楼：“既是老县丞讲情，暂且便宜了这个混蛋！”说完令轿夫起轿。

新县令一行离去，一位顾长的少女走出人群，她苹果似的脸蛋红润润的，眼眸水灵灵的楚楚动人。她快捷轻盈地走到钟九跟前，拉住他的手柔声地说：“九哥，你真棒！”

其实，这位少女就是老县丞陈正谨的女儿，爱名叫蓉蓉。钟九的父亲原跟老县丞是同窗，派遣在兴国县任主簿，前年因病去世后，钟九回到崇阳老家，老县丞为不耽误他的前程，便收留在自己家中供他读书。没想到爱女蓉蓉一眼就看上了钟九，在一段日子的交往中，她对他的品行更是倾慕不已。老县丞夫妇看出了蓉蓉的心思后，便将两人叫到一起，当面锣当面鼓地敲定了他们的姻缘。订定终身后，两人发奋学习，互帮互进，只待日后考取功名便成亲了。

这时，钟九听到蓉蓉称赞自己的举止，当然非常高兴，也更觉得彼此心心相印了。

“道路不平旁人踩嘛。这么简单的理儿还值得你称道么？”钟九又无不自谦地笑着回答。

此刻金太和赶过来向钟九道谢：“多谢钟公子仗义直言，救了我这条贱命啊！”

钟九连忙打躬回礼：“久闻您老人家为民众伸冤出生入死，告倒了压在崇阳百姓头上的贪官，为后生做出了榜样啊！有幸在此一见，请受后生一拜！”

“快起来快起来，”金太和拉住钟九说：“应是老朽谢你相救之恩啊！”

蓉蓉在一旁也为之感动，忙在金太和跟前打了一躬：“金大伯，请接受小女一拜！”

金太和又受宠若惊地向蓉蓉回拜，然后感激地望着两个可爱的年轻背影离去，直到望不着影子了，这才又蹲下身去抚摸着受

惊的家犬。

4

崇阳县衙门前有一块牌坊，上面镌刻“公生明”三个大字。进衙门内是仪门，再往前走通往大堂。大堂前面有两大漆柱，柱上撰有一幅楹体对联：

欺人如欺天勿自欺也

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

新县令一行来到大堂后，只见公案正中摆着大印、发令牌、惊堂木。施启钊恭恭敬敬拜了印，然后堂而皇之坐上公案的宝座上。

众县吏衙役分别参见新县令，一一呈礼，施启钊高高兴兴收下，眼见这一份份重礼，他脸上溢出难以掩饰的兴奋表情。

待诸位县吏有说有笑各自离开后，大堂内唯有书吏汪敦高还站在门边尚未退下。

汪书吏白白净净，高挑个儿，偏瘦，十足的书生味道。他祖籍通城县，前几年封了秀才巾戴后，因家境贫寒，无力继续深造，便分来崇阳县当书吏，在县衙已干有五个年头了。

施县令对他的行为不解：“汪书吏为何不回？”

汪敦高躬身说：“在下小小文吏，理当听听众吏言论，以知厚薄，也好随时禀告大人。”

施启钊满意地点了点头，心想这个年轻的书吏不无精明，随即又问道：“你看今天老县丞陈正谨只行礼，不献礼，是他自傲还是瞧不起本官？”

“县老爷过虑了。”汪敦高毕恭毕敬地说：“陈县丞历来就不送礼也不受礼，秉公办事，规规矩矩，一视同仁，从不厚此薄彼。”

“那就好，我就信任这种官吏。”施县令放着光彩的眼珠忽地一转，亦似认真地说：“你年纪轻轻，今后也要效仿老县丞的风范。”

5

当天深夜，在老县丞陈正谨府上。钟九在书房里燃灯攻读。陈县丞从卧室里披衣过来察看，频频颌首。之后慢慢走近他跟前，用手轻轻拍了拍钟九的肩膀。

“干爹，您还没睡？”

“九儿，我为你今天在河边发生的事好不担心啊！”他顿住脚步显得很老成地说：“你当众出了新县令的丑，可谓锋芒毕露啊！”

“干爹，我难道做得不对吗？”钟九意识到什么，忙问道。

“谏阻援拯无辜乡民倒是无可厚非。”老县丞既肯定他的正义感，又指出薄弱之处：“然锋芒早露，实属心性尚未成熟之举，只怕于你不利。”

钟九听干爹这么一讲，有些急了，便说：“干爹平日多教诲后生要仗义直言，为民请命。若非如此，您老不是早居高位了吗？”

“这么说来，你倒是愿学老朽的脾性！”他于是又风趣地说：“学老朽可就难当上大官呀！”

二人相视而笑。

清晨，蓉蓉来到钟九卧室前喊他，只见门虚掩着，室内无人。她忙来到后院寻找，果然见到钟九在专心练剑，不禁拍手叫好。

“九哥，你真行，从哪里学的？”

“惭愧惭愧，乃是家父所教。”

“尊亲去世多年，你仍不忘家父传教，怪不得我爹总是称赞你、小视我哟！”

“干爹也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呀！”

“什么楷模？他太迂腐了！”她又突然拢身凑近钟九耳边说：“我俩今天到郊外游猎，好吗？”

“真的！你同我双双外出？”钟九喜出望外。

“我跟妈都说好了，还是假的不成？”

钟九双手握住蓉蓉，圆乎乎的大眼无声地说着俏皮话。

第二章 官倒施计逼民索粮 衙门击鼓钟九告状

6

崇阳县位于湖北省南陲，幕阜山脉中段北麓，隽水河中游。东邻通山县，南接江西修水县，西连通城县和湖南临湘县，北靠蒲圻、咸宁二县，总面积折合三百万亩。

崇阳县虽然是小小的山区县，却历史悠久。春秋时期属楚，为楚之边地。汉高祖五年始建县，属长沙国。唐天宝二年置唐年县。五代吴顺义七年改名宗阳县。北宋开宝八年始名崇阳。县城名天城，位于崇阳盆地中部，建于宋代。旧志谓其“四周崇山环绕，中土平衍，俨如天城。”全县诸山丛聚，峰峦迭嶂，关隘多处，隽水河贯穿境内，北往长江，故有“江夏南屏”之称。从明宣德年间至清，崇阳的自然景状和社会情况被编入了多届县志记述。

此时的崇阳山青水秀，峰峦起伏，河溪纵横，田园肥沃，环境优雅。春去秋来，已到了收割的季节。山区的秋天，景色别有一番迷人。

这天，钟九又应蓉蓉之约，双双骑马在山道上驰骋。钟九依据史志，一路上跟蓉蓉讲述崇阳县的沿革，正谈到清顺治二年邑举人蒙正发、岁贡汪栓、诸生蒙土种等为首组织抗清斗争时，一

只山鸡从树丛中惊起，钟九拉弓搭箭，山鸡应弦而落。

钟九下马寻到山鸡时，却发现山鸡身上中了两枝箭，一枝是他的雕翎箭，另一枝是竹箭。

“不许动手！”他正欲拔出竹箭时，忽听有人大声喝道。抬头看，见是一壮实青年猎手，长得墩墩实实，国字脸，大鼻大口大眼，他身后尾随一条黄犬。猎人继续喝问：“我射中的山鸡，你为何拾起？”

不等钟九开口，蓉蓉连忙抢着说：“你这人真稀奇！凭什么说是你射中的山鸡？”

“你们好好看看竹箭，上面刻有名字。”

蓉蓉一把拔出竹箭，看着上面的字问：“你叫金瑞山？是吗？”

“正是。”金瑞山好强地说：“再足以见证吧？”

“不能！”蓉蓉半步不让，指着山鸡拖长嗓子说：“你没看见这山鸡身上还有一支箭，它便是我钟九哥射中的。”

“钟九？”金瑞山突然一喜问：“莫就是远近闻名的钟秀才？”

“伙计，你怎么知道有个钟秀才？”钟九这时连忙问道。

“我爹呀！”金瑞山兴奋不已地说：“春上新县令到任，我家这条狗闯了祸，多亏钟秀才相救。我爹常在家念起，说钟秀才眉清目秀，文武双全，江南无比嘿！”

“原来家父就是金太和大伯？”钟九也兴奋起来，扔下山鸡要握金瑞山的手。

“正是！”金瑞山也挥出大手来与钟九相握说：“钟公子，今日此地相逢，真是三生有幸。走，到我家里喝米酒去。”

“哟！邀钟公子就不邀小妹去？”蓉蓉笑问。

“当然是一道去嘛！”金瑞山也玩笑地说：“怎么，再不跟我争山鸡了吧？”

蓉蓉的脸霎时一红，既害羞又开心地笑了笑。

傍晚。陈县丞家中的陈夫人急得跺脚：

“老爷，蓉蓉今日大早与九儿出去，到现在还没回，该不会出什么事吧？”

“不会不会。”陈县丞安慰道：“他们多次外出猎游都好生回来，会出什么事？再说他们又不是小孩了，你不必冤枉着急。”

这时有人敲门，陈夫人以为是蓉蓉回了，忙去开门，迎进来的却是天城幕阜酒家的蔡老板。陈县丞象往常一样，一见来人，忙起身让座，满口客气地说：

“蔡老板，你可是稀客呀，快请坐！”

“县丞老爷，小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呀！”蔡老板显得很着急地说：“您老人家可要救救我呀！”

陈县丞让家人上茶后问道：“说吧，么事？”

蔡老板哭诉地说起了白天发生的事，陈县丞边听边皱起眉头来。

原来是这样：王捕头中午带了几个捕快气势汹汹地来到幕阜酒家，蔡老板急忙迎上来，点头哈腰地应酬，可王捕头却眯着眼斜视道：

“姓蔡的，买卖不错吧？”

“混混日子罢了。”蔡老板指着餐桌：“诸位官人请坐，想吃点什么尽管说。”

“老子今天不是来吃喝的！”王捕头一瞪眼珠：“是来履行公务，收缴捐银。”

“捐银？”蔡老板不解地问：“本店的捐银都是按月缴清，从无拖欠的呀！”

“你真的缴清了？”王捕头眼珠瞪得更大。

“是的。有每月的收捐串票为凭。”

“闭住你的臭嘴！”王捕头一拍桌子：“我问你，新县令颁布的捐银你交了吗？”他从一位捕快手中取出一纸单据：“你幕阜酒店增缴五百两捐银，晓得吗？”

“这，这个本店不晓得呀！”蔡老板为难地说：“这么多捐银，我哪里交得出？”

“交不出也得交！”王捕头恶狠狠地说：“限你三天之内交清，不然就甭想再开店了！”说完与一伙捕快扬长而去。

“啪！”陈县丞听后立即一拍桌子：“真是岂有此理！”

他好好安慰蔡老板并送他出门后，忙吩咐家人：“快快点个灯笼，我要出去巡夜。”

8

县衙门前，天寂黑得伸手不见掌指。

天城茂盛粮行的老板金茂盛，带着儿子金春华一道打着灯笼来到县衙喊门。

这个金茂盛是当时有名的奸商。他与历任几届县令都勾结着做过谷米生意，前任王县令就与他打得非常火热，直到走上断头台。在施县令上任后，他已叫当捕头的外甥王大普多次找施县令通商情，并暗地给了些银钱让他们小恩小惠。勾结得差不多了，这次金茂盛亲自上门来。

县衙看守开了衙内小门问道：“有事吗？”

“烦通禀县太爷，就说王捕头的舅父求见。”金春华的嘴几乎凑近看守的耳朵悄悄地说。

看守会意地在衙内传令后，领金氏父子进衙。衙内的差役又将他们带至后厅，施氏兄弟便服相见。

“这么晚来，有何见教？”施县令眯着眼问。

“施县令到任，小民远出，有失礼貌，故前来告罪。”金茂盛

示意儿子春华递上一个精制的木盒后说：“些许薄礼，请大人笑纳。”

施启仲接过木盒，再在施县令眼前掀开盒盖，里面全是金光灿灿的金条。施县令眯细的眼睛顿时睁得大大的，立即改变了口气：“久闻金老板财雄一方，果然名不虚传，本官相见恨晚啦！”

他示意堂弟接过礼品后，忙又欠欠身压低声音问金茂盛：“听你外甥大普说过，江北的那宗粮米买卖情况如何？”

“请县太爷放心，绝对可靠！”金茂盛又故作关心地说：“只是衙内千万不能走漏风声。”

“当然当然。”施县令转而又说：“至于朝廷之事，提起千斤，放下四两，你就放心做吧。”

待金氏父子走后，施启钊再收敛起笑脸问其堂弟：“启仲，你看王大普的舅父真可靠吗？”

“我看可靠，你不必耽心。”施启仲又打开金条盒看了看说：“我作为主簿之职无所谓，可你花那么多银子只买了个七品官儿就算了？难道不想捞回来？”

“当然要捞回来，还要赚大钱呢！”忽又似耽心地说：“林则徐问宰了前任县令，我施某未必就步其后尘吗？”

“堂兄不会。”施启仲毫不在乎地说：“林则徐早滚了蛋，如今湖北的事他哪里还沾得上边儿？要不然你我也不可能到崇阳来任职呀！”

“说得倒也是。”施启钊这才放松地说：“好吧，我们该就寝休息了。”

9

县城城墙边，陈县丞巡城来到这里。他正举着灯笼念着贴在城墙上的一张告示：